

恕火情人

第一章

“莎蓝，拜托啦！”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

“求求你啦！”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清亮的朗诵声随着哀求声音的频繁而逐渐加大。

“二哥会宰了我，他一定会宰了我的。”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一念及此，纪莎蓝不禁怨恨地瞥了眼床边声泪俱下的人，她会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没尝过好梦方酣的滋味，全得拜这只扰人的“苍蝇”所赐。

“别再念诗词了，我求求你……”阙舞雨可怜兮兮地趴在床缘，不断低声哀求着。

她除了眼巴巴地望着躺在床上看似很努力摆明了是故意的念着诗词的人外，更不断地运用自己那天生甜美可人、却已略呈沙哑的嗓音助阵，盼能打动好友铁一般的心。

“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不睬她的哀求，纪莎蓝结束了一阙词后，继续寻找下一阙词，对于地无时无刻的疲劳轰炸，狠下心来充耳不闻。哈！有了！“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阙舞雨两见她不闻不问，火大地跳到床上，夺走她手上的书，恨恨地帮她结尾。“却道‘天凉好个秋’啦！你实在太不够意思了，朋友有难，你居然见死不救。”

纪莎蓝决定以不变应万变，淡淡地瞥了她一眼，随即漫不经心地调回眼坤，刻意打了个大呵欠，明白地暗示她瞌睡虫已经找上了自己，请君莫再作垂死的挣扎后，使恬通地问上眼睛，翻身一趴，打算将这几大失去的睡眠一并给补回来，

阙舞雨既然能日夜缠了她一个礼拜、念了她一个礼拜、求了她一个礼拜，又怎会轻易地放弃？于是，不达日的誓不罢休的她，忿忿地抓着莎蓝的运动衫芷摇右晃，晃得她七牵八素，抬起双手抚着头，昏沉沉、状似无力地张开眼睛，这才肯作罢。

“起来！别装模作样。”她好生得意她笑着”

“小舞，”纪莎蓝头晕目眩地认了，“台湾有得是室内设计师，你又何苦非得拖我下水？”虽然这件 CASE 对初出校门的她而言，是打开知名度的大好机会，可是只要牵涉到那个笨蛋，她就不想接。

“因为我只信得过你，”阙舞雨说得好阿谀、谄媚，脸上又刻意漾着一抹讨好的笑容，“你是最好的、最棒的。”

“恶心！”拍开她烦人的手，纪莎蓝恼火地生了起来，阴森森地揪着她，“少逢迎、拍马屁丁，本人最看不起此等卑劣的行径，你最好乖乖的说实话。”

又被她给看穿了。阙舞雨不安地玩着手指，支支吾吾，一时间态度闭塞了不少，“因……闪为……”

“你怎么不说是没人受得了你那个坏脾气的二哥？”舞雨也真行！居然能将阙尚火耶栋倪之如命的别墅泡在水囊后，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而阙尚

火这项难得的“义举”，简直可以列入“好人好事”代表了。

“这点大家都知道嘛！何必再说。”她硬生生地漾出个笑容，那不自然的苦涩模样，分明为其兄的火爆感到惭愧。

“全世界的人也都如通我和他犯冲啊！”枉费她们认识了七、八年，舞雨竟然为了自身的安危，罔顾她俩多年的友谊，教她白白去送死，岂不是人没天良了吗？

“基本上，尚火哥人很好的，他只是有一点点火气、有一点点不讲理、有-点点野蛮，再加上一点点……洁癖而已。”她伸手在背后尽个“x”，但愿自己死后能上天堂。

“基本上是如此，那么基本下呢？况且你确定他的缺点才这么“一点点”？”纪莎蓝的脸色慢慢转黑，一边的秀眉越挑越高。

唉！如果每次提到二哥，莎蓝的反应就好象见到祸国殃民的卖国贼一样激动的話，一红颜薄命”有来是在所难免了。

“莎蓝，你既然知道尚火哥有多么恐怖，又怎么忍心将我往火坑裹迭？”垮着漂亮的脸蛋，阙舞雨意在争取好友的同情心。“我真的好可怜的，你不知道？”

“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她斜睨着好友，冷冷地讥讽着，“你这个礼拜夜以继日，像录音带般在我耳边不断重复播送你的可怜与哀愁，少说也放了有上千次，就是患有健忘症的人都不敢忘记了，更何况我这个记忆力正常的可怜人。”

阙舞两脸上虽扮着哀愁的笑脸，肩膀却越缩越紧，小巧的鼻头也微微地皱起。唉：此话转来，莎蓝分明在嫌她烦，可是这也没辙了，为了想多活个几年，她只有忍气吞声了。

“你既然早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帮帮我？”阙舞而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了。

铃……铃……铃……

“电话！”纪莎蓝感谢那蓦然响起的铃声，很快地，她越过阙舞雨的身子就要接起它，谁知阙舞雨的动作比她更快，就地利之便，仅是稍稍倾身，便压住了话筒，“楼下有浪干哥在，他会接的。你到底要不要帮我啦？”

“我只能说很抱歉。”如同往常般，纪莎蓝一口便回绝好友的请求。

“抱歉！就这样！”她失声尖叫。

“不然还能怎样？”听舞雨那语气，好象自己有多对不起她做的。

“莎蓝……”阙舞两简直呜咽了。

叩、叩、叩

几乎在她泪眼相向的同时，门上轻轻地响起敲门声，这记声音来得如此适时，让穷于应付的纪莎蓝不由得感谢起门外的人了。

“进来吧！”她家目前仅剩她和浪平哥了，她那对流浪成性的父母早不知流落到哪个国家参观建筑展了。

“小蓝，”纪浪平轻轻推开门，合着些许木纳地朝坐在床上、显得沮丧万分的女孩笑了笑，纵然那人犹在自艾自怜，根本没心情也没发现他礼貌、带着倾慕的笑容，但他仍是哭得好热诚。“楼下有小舞的电话。”

“我的一”这会儿，她脸上的表情迅速转换成又惊又恐，仿佛已猜到来电的是何方神圣。“浪平哥，你……可不可以告诉他，我不在这里。”

纪浪乎见她脸色苍白，虽然很同情她，却无法开口骗人。“可……可是

我……我已经告诉他你……你在这裹了。”

可怜的老实人，连话裹都可以诚实地反应出他那老实的个性。小舞若不是人迟钝，轨足根本不喜欢浪平，纪莎蓝为哥哥的暗恋感到绝望，也对小舞的迟钝感到不可思议。“抱歉，我哥是老实人，请别教坏了他。”她挥挥手要地那痴情的哥哥先离开，免得受小舞心情不佳给影响了心情。

“一定是尚火哥打来的。”阙舞雨脸色灰败、十足丧气地将头埋进弓起的双腿间，喃喃自语，“一定是的……”

“你怎能肯定是他？”虽然她相当不愿提及这个人，但看到小舞那么难过的模样，基于朋友之间的道义，她还是问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所以一定是他打电话来兴师问罪的。”难道她的生命真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瞧她怪声怪调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癌症末期的病患，没药医了呢！

“约定什么？”纪莎蓝冷冷地瞪着那蜷成一团的人。

“尚火哥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找到一个他满意的室内设计师，帮他重新装潢别墅。”找设计师简单，问题是要他满意很困难呀！所以她才会缠着好友要她答应这项艰巨的任务，只因为莎蓝和尚火哥的脾气不相上下，至少莎蓝不会怕尚火哥。

“这种条件简直是难如登天，阙尚火实在太过分了。”基于个人对它的不满，再加上正义感使然，纪莎蓝竟然接起房裹的分机，“我替你教训他！”她要把小舞这个礼拜加诸在她身上的痛苦，一并还给阙尚火。

“什么？”惊讶地抬起头，阙舞雨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原以为莎蓝会自告奋勇替她解决问题，谁知道……天啊！来不及阻止了，这下死刑是免不了，阙舞两括着嘴，情不白禁地为自己灰暗的命运呻吟。

“喂：……：不是，我是纪莎蓝，好久不见啊！”她皮笑肉不笑地虚应着。“我管你是谁，叫小舞来听电话！”电话裹低沉的男音先顿了一下，紧接着才暴躁地吼竟然是纪莎蓝，他最讨厌的纪莎蓝！阙尚火恶劣的心情因为彼端的声音而蒙上一层阴着。

“说话客气点，阙尚火，本姑娘若不是念在你是小舞二哥的份上，敬你几分，这会儿你听到的可就不是我这甜美的声音，而是“嘟嘟”的断线声了，你该感谢我肯浪费宝贵的时间陪你说几句话。”疯狗乱吠！她暗骂。

完了……彻彻底底的完了！阙舞两在心里哀鸣，她无力地望着好友比手画脚，希望莎蓝能少说两句，或许尚火会计会考虑对她从轻量刑。

“闭嘴！叫小舞来听电话。”该死的女人！他也骂道。

纪莎蓝摆了摆手，要舞两安静，她正在培养骂人的情绪。“你凭什么叫我闭嘴？这里足我家咄！打电话来找妹妹的可不是我。”火气已经渐渐冒出头了，她对自己愤怒的口气满意极了。

“纪莎蓝……”阙尚火龇牙咧嘴，空着的左手紧紧地握着，阴森的青光从他眼底喷射出，“叫、小、舞、听、电、话。”他狂吼，声音里的怒意绝对教人胆战心惊。

“她、不、在。”她也光火地回敬道。

“不在？！”小舞身上的追踪器明明显示她在纪莎蓝家，她竟然说小舞不在？“纪莎蓝，我警告你，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没空和你瞎搅和，识相的话快叫小舞听电话。”他简直是大动肝火了。

“心情不好不会去撞墙。”“咱！”地一声，纪莎蓝爽快地挂断电话，按着无所谓地对已经愣掉的关舞雨说道：“好了，解决了。”

解……决……了！她这叫解决了？！

“呜……”好不容易回过神的阙舞雨，任由自己顺势趴在床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莎蓝，帮我拨电话给在加拿大青焰山庄的大哥。”她头也没抬，无限委屈地交代着。

“干什么？”说真的，她已经被小舞那满是挫败的样子给渐渐收服了。

“我要交代遗言……呜……我好可怜喔！年纪轻轻不过二十又三，竟然这般薄命……呜……难道美丽真是一种错误？”她低低切切地哀鸣着。

她这是在哀悼，还是赞美自己啊？

啼笑皆非的纪莎蓝正想送她几句讽言，电话铃声便又再度响起。

“我可以告诉你，美丽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罪恶。”她拍拍舞雨的肩膀，正经八百地讥讽道：“还有，你也用不着大老远地打电话去向你大哥交代遗言了，有什么未竟的心愿直接告诉阙尚火好了，我敢说他会恨乐意发挥他那少得可怜的兄妹情，帮你达成心愿的。”她拿起话筒笃定地递给阙舞雨，“说吧！”

她哪敢接！阙舞雨脸色死白地微撑起身子，把头摇得像博浪鼓，死都不肯接过来。当她看见纪莎蓝没有丝毫软化的迹象后，她好委屈地将嘴巴一扁，便挤出机颗泪珠，水汪汪地瞞着好友，企盼她能伸出援手。

难怪贾宝玉常说女人是水做的，怎么掐都能掐得出水来。纪莎蓝叹息。

“小舞！”吼了好几声，只听见纪莎蓝像在和谁说话，却不见任何人回答他的话，阙尚火大发雷霆。“小舞，你再不接电话，看我怎么教训你！”他朝着话筒吼叫。

他的声音相当清晰且骇人地充塞在纪莎蓝不到五坪大的房间里，久久无法散去。那杀伤九十足的炮声，别说是万分无奈的关舞雨了，就是一向看他不顺眼的纪莎蓝也听得有些心悸了。

纪莎蓝把话筒收回来，不甚愉悦地骂道：“够了吧！你雷公世啊！说话就非得这么声嘶力竭吗？”

又具该死的纪莎蓝！

“你竟敢挂我电话？”阙尚火声量依旧地吼道。

“挂都挂下，不然你想怎样？”她不甘示弱。“我可不是你那饱受老拳的妹妹，感谢上帝，本人更不是青焰门的人，所以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我。”

“叫小舞听电话！”莎蓝分明是出生来克它的，阙尚火恼怒得错将话筒当成她的脖子，差点将它给捏碎。

“偏不！”其实她并不是真的讨厌他，只是被他那种蛮不讲理、一切寻求暴力解决的态度给惹火了。

“纪莎蓝！”他吼。

“有何贵干？”纪莎蓝也跟着吼。她实在不是没事乱吼乱叫的神经女人，而是阙尚火逼得她不得不如此，

“叫小舞听电话！”总有一天他会宰了纪莎蓝的！阙尚火向自己保证。

“你有老人痴呆症啊！我刚才不是说过“偏不”了吗？”她也绝对不会故意刁难人的，可是一遇到他，她那些潜在的坏脾气便全浮现了出来。

“你……”阙尚火气炸了，

纪莎蓝嗅到了从彼端传来的浓厚火药味，但她根本不睬它，反正阙尚

火的身上永远邪带有火药味。

“我怎样？”她仍是一分不客气。

“喀襟！”一声，这次换阙尚火挂她电话。

纪莎蓝怔忡地望向阙舞附，一转瞬，双眼便闪着两簇火焰，吼声跟着响起，“床哥财竟然挂我电话！”她最、最、最痛恨人家挂她电话了。

阙舞雨面对她发火的表情，着实不知咳哭还是笑，“刚刚你不也挂他电话，礼尚往来嘛！况且尚火哥一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没什么好奇怪的，”

阙舞两当然知道她二时无间意踩到好友的痛处了，可是哥哥是自己的，总不能跟着损他吧？！

“他不仅脾气坏，风度更差！”纪莎蓝开骂。

眼看她就要跳脚了，阙舞雨瑟缩地望着她气呼呼的脸蛋，真想告诉莎蓝，她的脾气实在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是“龟笑鳖无尾”而已。

小舞也真可怜，谁的别墅不去毁，偏偏毁了那个败类的别墅。虽然她幸灾乐祸地认为那是他自讨的，可是和阙尚火这么一较劲，也真把她刻意收藏起的同情心给撒出来了。

“小舞，我接了。”纪莎蓝出其不意地宣布道。

“接什么？”阙舞雨尚小坤不宁地为自己坎坷的命运悲哀。唉！应该先打个电话给尚火哥报个消息的，免得他气冲冲地跑到纪家要人，到时候难免又和莎蓝发生口角。本来她的情况已经够悲惨了，这会儿经过莎蓝这么一搅局，她不死也难了。

“接阙尚火这件 CASE。”莎蓝白了她一眼，责怪她的迟钝。

接尚火哥的 CASW？“你是说……”

“对，我答应重新设计、整修你二哥的房子了。”掩不住折褶怒气，她就是无法欢天喜地地答应舞两。

“可是你好象不……太高兴。”阙舞两小心翼翼地遗词用字。

纪莎蓝又赏了她一记大白眼，“当然愤怒，为那种只会降低设计师格调的人上作，谁兴奋得起来？”

“莎蓝……“那种人”正好是我哥哥，麻烦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要批评得太彻底嘛！”她很想明声为她哥哥辩护，可是……怎么突然间气势硬是差了一大戏？

“你再多话就别怪我出尔反尔了。”她并不愿意卑劣地威胁人，可是地做了，因为她被那家伙气昏了。

阙舞雨好生害怕，她就靠这线机会赖以生存了。“不！你千万不能改变心意。”

“别再问我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她的警告硬将阙舞两渐开的红唇给逼合。

“条件呢？”这种问题不为过吧一关舞而怯生生的问，像个柔弱的小女人。

经阙舞雨这么一提，纪莎蓝才猛然记起了“条件”这东西。

“不得干涉我。”

“不得干涉你什么？”

“全部。只要是我想做的，他便不得干涉。”虽然一位优秀的设计师必须充分地与客户沟通，了解其品味、个性、风格，以进行屋子的设计装潢。但那是针对普通人而言，不适用于阙尚火这种未开化的野蛮民族，所以她不必

委屈自己。

“什么？！”这不是摆明了和尚火哥作对吗？

纪莎蓝无视于她为难的表情，优哉地卷着头发，索性跳下床来，打着赤脚轻巧地走向梳妆台。于台前站走后，她微弯着身子，双手轻松地撑着台边，极其满意地望着镜中那个充满斗志的人。

她不担心小舞会给她什么答案，反正答应与否对她都没损伤，小舞最好是别答应，她正好乐得轻松。

纪莎蓝缓缓地拉出个浅浅的笑容，评估地望着镜中那苗条纤细的倒影，和那张伴她二十四年的脸蛋。

长而浓密的睫毛、猫样的眼睛、丰润的红唇、小巧的鼻子全都镶在她自己称之为有个性的脸上。这张有个性的小脸，和阙舞雨那张如天使般美丽的俏脸一比，当然就称不上美丽了。但好友的美丽从不留影响过纪莎蓝，她爱自己这带有吉上赛风味的脸庞，更爱自己那与生俱来的蜜色她自翔为健康、阳光般的漂亮肌肤，再配上那么一头慵懒、性感的披肩鉴发，她便成了道地的古卜赛姑娘了。

纪莎蓝称不上美丽的容貌，泛有一股他人所缺乏的自信。

自信是项无可比拟、自然生成的化妆品，它掩去了外表上的缺憾，带给她一股卓然、超群的清新气质和优雅风采。

因此，她或许挤不进美女之林，却绝对称得上无与伦比。他们的恩怨始于七年前夏初，一个无风、沉闷，万物皆因干燥而失去了生息的午后……阙尚火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的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那场忽至的骤雨非但没有扫去丝毫的燥热，反而添了几许湿黏，教人烦不胜烦，

倒霉的是，那个燥热的夏天，正好轮到他到台湾担任小舞为期三个月的监护人。

照顾与监护阙家唯一的女性，一直是阙家三兄弟所共有的职责与义务，任谁都不得推诿，所以纵然他有千般不悦，也只能从打扫中得到些许安慰了，阙尚火爱干净，更爱井然有序，见不得一丝丝的肮脏或杂乱，这事众人皆知。

阙尚火别墅内的任何物品，只要是他摆好、定位，就绝不许任何人移动或更换，这也足一背嵌门”人所有的共识，多年来无人敢以身试法，只因阙尚火的脾气实在是典型的火爆浪子代表，除非不想活了，不然还是少惹为妙。

正因为它的怪僻使然，阙尚火位于世界各地别墅内的摆饰和装潢，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做过任何的变动。说他死脑筋或是洁癖都好，反正造就是阙尚火独特、有时会令人恨得牙痒痒的怪僻，他乐于如此、有本事如此，谁又能干涉之？

没遇到纪莎蓝以前，阙尚火确实非常满意自己这种“特立独行”的怪僻性格。可是自从在那恶劣的大气里，遇到那个该死的女人后，噩梦便不断地盘旋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事情的发生正足在那个恶劣、教人心浮气躁、火气旺盛的午后时分……

当阙尚火看到住所大理石铺陈的地板，因他过度勤奋的擦拭而泛起一层动人的光泽时，心中那种无可替代的满足感，可是大大地抚慰了他受困而烦躁不安的情绪了。

阙尚火仍清楚地记得，那一适值小舞放暑假的第一天，当他刚把一楼

的地板全部都打好蜡，正准备上二楼继续奋战时，小舞却将她那伙高中死党范舒荷、裴絮和该死的纪莎蓝给带进了屋子。不过那四个身上带着泥巴、活像刚从沼泽中爬出来的女娃，早在小舞的警告下乖乖站在玄关，等候他拿水让她们清洗那污秽不堪的脚丫子，她们也真捺着性子好乖巧地等着。

唯有纪莎蓝，唯有地敬在小舞的惊呼中、阙尚火的怒视下、和另外两名女孩的佩服里，将她那沾满泥土的变足不在意地印在他耗了三小时才完成的骄傲上，满室践踏。她是如此胆大妄为，教人火冒三丈，于是他和它的梁子从此结上。

想起那段不愉快的过往，再加上小舞最近干的好事，阙尚火那原就急躁、暴烈的性子便更变本加厉了。

“说清楚！”阙尚火想起不愉快的往事，心情不觉的越加沉重。

“尚火哥，莎蓝真的不是故意的。”阙舞雨掩着双耳，战战兢兢地低着头，纳纳地解释聘请莎蓝为他装修房子的事。

“她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蓄意的。”阙尚火来回不停地踱着步，并不时厌恶地丢出不悦的眼神给她。

“她不是这种人，尚火哥，你对莎蓝的成见太深了，以至于忽略了她的优点。”莎蓝对他又何尝不是？她心神俱疲地叹了，大口气。

“她会有优点？”他忽然停下脚步，轻蔑地嘲讽着。

难怪莎蓝生气，尚火哥说话当真不客气，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她有，你有，每个人都会有。”为什么她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她何不让他和莎蓝去厮杀个痛快算了。

“就算她有，那也是它的事，与我无关。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找她帮忙？”他不要那个任性、不可一世的女人再踏进它的屋子一步。他烦躁的又踱起步。

“哥，不要再行军了，你早八百年前就退伍了，还记得吗？”她受不了地嚷着。“况且，若不是你这副焦躁不安、随时欲置人于死地的样子，吓得我“屁滚尿流”，你妹妹也就是罪该万死的我，又怎么可能天天巴着莎蓝不放？你以为她喜欢和你共事吗：这你就错了。

你老妹可是整整求了她一个礼拜，一天到晚催眠她、轰炸她，她那钢铁般的意志才稍告软化。所以，请你、拜托你、求求你不要再挑剔了，本人的精押状况再也承受不起任何的刺激了。”阙舞而好可怜地合起双掌，直哀求着。

“你没资格抱怨。”他威胁地眯紧他那狭长、犀利的双眸，顺便丢出一道愤怒的火花，让她知道它的怒气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如果不是因为你好奇地动起防火系统的歪脑筋，我这栋房子怎么可能像做过八七水灾一样凄惨？”

她一直低着头，一直好委屈地解释着，不就是因为不敢面对现实吗？

“对……对不起啦，我不知道那个钮是总开关嘛！因……因为它被封……封起来了，所以……所以……”

“所以你就好奇地按了！”幸好自己有先见之明，将那间骨董、字画收藏室的防火系统独立出来，不然他一定会活活将她给打死。

“哥，对不起啦！我……我已经尽力抢救，将灾害减至最低了”她吸了一大口气，才鼓足勇气抬起头，面对她所造成的灾难。

严格来说，这间曾是古色古香的客厅已告全毁，不仅原本平滑光亮的

壁纸斑斑剥剥，就是那纯然温暖的米色也沾满了深浅不一的水渍，一楼的墙壁总而言之是玩完了：其实二、三楼也损坏得差不多了。这一切的灾情中，最令尚火生气的就是毁了他最钟爱的骨董家具。

心怀愧疚地摸着她坐着的椅子，这套号称历史悠久、用玫瑰木制成的骨董家具，也骨董得摇摇欲坠，带着一股令人反胃的霉味。纵然这套精细、刻满了美丽花纹的椅子和茶几有保存的价值，可是保存的意思不就是“摆着好看”而已，尚火哥却偏喜欢将它摆在客厅“献丑”。

这下可好，年久失修再加上大水浸泡，这套曾经风光一时的家具显然不能再用了。实在太棒了，也许尚火哥该感谢地做了一件功德呢！

再怎么铁石心肠，妹妹也只有一个，见她难受他又何尝忍心？所以。算了！阙尚火的硬心肠又败在她楚楚可怜的眼神裹了。

“她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况且他再也受不了这种脏乱的环境了，如果容忍纪莎蓝可以让他早日脱离苦海，那么，他愿意忍了。

“尚火箭……”她惊喜地绽开了尘封已久的笑容。“你愿意接纳她了？”

“见鬼的接纳！”他恼怒地吼着。吼完，他忽然将染着火的日光调离她身上，愤怒地微偏过头，透过落地窗不经意地瞥向那片繁花似锦、正值万紫千红、由竹笼芭围成的大花园。

眼见外头阳光赤炎炎，那片迎风招展红红紫紫、黄黄绿绿的花海，摇摆得如此放肆、轻浪，仿佛在耻笑它的无奈和屈服样，阙尚火沉郁不快的心情，不禁越加烦闷。

它的怒容将阙舞雨好不容易才堆起的笑颜给凝结在脸上。

“尚火哥，你若是受不了这里，何不暂时住到尚风哥或尚雷哥的别墅，百到房子整修完工为止？”明明知道他情愿忍受这样的环境也不愿寄居他处，她仍是心怀希望地盼望着。

“别人的地方我住不惯。”这是他一派的论调，即使他所谓的别人是他至亲的兄弟，即使他们三兄弟的别墅相依相恨，甚至于室内的格局都一模一样，连骨董的收藏量都接近相同，它仍是如此地坚持着。

阙舞雨两无可奈何地翻了翻白眼，继续劝道：“我保证大哥和三哥的房子很干净，没有跳蚤、没有发霉、没有过期的食物、没有……”

“闭嘴，”他沉吟地扭紧脸孔，极力克制着心中的怒气。“再多话，我就把你的嘴“缝起来。”

她果然识相地收佳话，不敢再多说。

他沉默地瞪着花园好一会儿，才不情不愿地转回头问道：“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明天。”要不要告诉他莎蓝所提出的条件？阙舞雨担心地望着左前方的男人，心脏“卜通、卜通”加速地跳动着。

“嗯。”他竟然只是微微地点着头，不再多言，这才其教人害怕呢！

阙舞雨那水灵灵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着：心里且盘算对他坦白后自己存活的机率有多大：思而想后的结果，还是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反正地做错的泰情已经够多了，不在乎添追么一桩，大不了一死而已，豁出去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呜……

第二章

这并不是纪莎蓝头一次到“青焰山庄”了，可是她每次来到这片占地辽阔的别墅区，总是情不自禁地被它那纯然中国式建筑的典雅外观、富丽堂皇的雕梁画栋和充满古朴之风的建筑物给迷倒。那气派的木造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写着“青焰山庄”的扁额，人木门两旁各有一道小木门，而门前各有一尊现已十分少见的石狮子，及一道长而绵延、并带有精细龙凤图腾的围墙。

此类纯然中国风的建筑，在台湾若非庙宇，就是一、二级古迹，能将中国特有的建筑风格融放生活中，又不会使其过于严肃，此位设计师不是天才就是极具天分。她佩服“青焰门”领导人不凡的品味和光风霁月的磊落胸襟，因为听说坐落于全世界的“青嵌山庄”都是由“青锁门”的上任领导人黑霆所设计建造而成的。

这座谈不上空前，却说得上绝后的古式山庄内，共分有六居，并山一栋名为“客居”的建筑物为中心，呈放射状，牵扯着另外五居。此五居中，纪莎蓝只知道阙家人所拥有的是“雷霆居”，至于其它四居各为何名，她不知道也无心探究。

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攘灭者，是为“雪霆万钧”，阙家祖先的雄心壮志由此可见一般。

纪莎蓝带着崇拜、欣赏的眼光，站在大宅对面的马路边，一次又一次地浏览着这座位于内双溪的雄伟建筑，并再一吹被它那壮丽的外观给慑服，感动得几欲落泪，久久无法自持：可惜它的感动不消一刻，便被那不知何时站在门边的人给破坏殆尽。

“有够了没？你含着眼泪站在那里，少说有五分钟了。”阙尚火闲散地倚在石狮子旁，人刺刺地嘲讽着她。

“谁含着眼泪一大白痴。”她恼火地走近他，以便将自己的声音一清二楚地传进他的耳朵里。

她竟敢骂他一关尚火僵直着身体，脸色缓缓变沉，胸中的怒火跟着燃烧，“纪莎蓝，这句话最好不要再让我听到第二次，不然……”

“大白痴。”纪莎蓝不在意地撇撇嘴，压根不把他的威胁放在眼底。

慢吞吞地走近他，这一站定，她才惊讶地发现，不过一年多没见，阙尚火似乎长高且展壮了不少。费力地吞了吞口水，纪莎蓝非常厌恶地发现，它的心跳又不受控制地急速加快，他依旧如此火爆，依旧这般惹人厌，她发什么神经竟然为他心跳加速？

掄起硕大的拳头，阙尚火自动将他俩的距离缩短，脸色阴郁地揪着她，“我说过别再让我听见那几句话的。”

听闻此语，她淡淡地扫了他一眼，将他那跳着怒火的眼睛、微微抽搐的疤痕，及紧抿成一百线的阔嘴，所构成的邪狞脸庞收进眼底。她也很努力在内心挣扎着，考虑是否该稍微让步，以求个仔的开始，才能有成功的机会，可是经过几番挣扎的结果，她发现自己办不到。

“大白痴。”她闲闲地丢山话，毫不在意他是否会劈了自己。

“纪、莎、蓝！”好-记背天霹雳，他这一吼，可把门内两位侍卫顺便给喊了出来。

“干、什、么？”相较之下，她的吼声硬是逊色许多。

“滚进去！”阙尚火狠狠地将两名等着看好戏的侍卫吼进了门内，继而生

气地扯住纪莎蓝的白色皮包，拉着她沿大门右方看似无边无际、倚着围墙的红砖步道，疾步而行。

被拖着走的纪莎蓝恨恨地发出不平之鸣，“阙尚火，你以为你脚长就了不起了吗？”

对于身后人跟踪、杂乱的心跑步声和挑衅之语，阙尚火一律不予理会。

“阙尚火……”纪莎蓝褪下肩上的带子，将皮包整个去向他，以示抗议。

“你若喜欢那个皮包就明说，我可以送你，你又何必强取？”

他猛然站定，慢慢地回转过身，将手中的皮包掷还给她，咬牙切齿地嘶声道：“纪莎蓝，我容忍你并不表示怕了你。”

“彼此、彼此。”她笑得好难看。“本姑娘对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妈的，如果你再不收敛你的小聪明，你看我会不会揍你！”他气极了。

“早在七午前我就看你不顺眼了，能容忍你至今全拜小舞所赐，你最好适可而止。”

骂……骂脏话！这个臭男人竟然当着它的面口出秽言？纪莎蓝不知不觉双手叉腰，准备奋力一搏，“揍我？你算哪根葱，不过是个小器鬼罢了。”

“我哪裹小器了？”他咆哮。说他是怪胎，他认了；说他有洁癖，他也不反驳：可是他哪来的心器——

“你不小器怎么会将七年前那件意外谨记在心，常常编派我的不是？”想到就气，那件事又不全是它的错，阙尚火硬是把错误全推给她，实在不公平。

“本来就是你的错。”他不改初衷，坚持己见。

“我的错——”她尖叫，“我又不是故意踩脏你那光可鉴人、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神圣地板：更何况地板、地板，地上的板子，本来就是让人踩的，只有你这怪胎才会不准人家踩。”她气呼呼地将松垮垮的发带拔下来，任由秀发披散着。

“你如果不是故意才有鬼。”阙尚火有些心神不宁地回道，他不知道纪莎蓝也可以这么迷人。轻轻地甩开脑中的想法，他再度摆出阙尚火式的火爆。

“到底要告诉你多少次，你才会懂？我是因为想上厕所，情急之下才会踩脏了你的地板。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难道你要我憋着吗？我若是因此得了膀胱炎或是尿毒症，你负不负责？”竟然让她这个淑女站在大马路边、人来人往的红砖道上，和他讨论这种事。多年前那一次已经让她丢脸好几个月不敢抬头了，多年后的今天，他竟又死性不改地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糗。

“你不会告诉我吗？”他就是不懂她为何这么别扭。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莫名其妙嘛！

“我可以抱你过去啊！至少我的脚比你的干净多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他实在怀疑她的智商。

“地板脏了可以再擦，你到底在坚持个什么劲啊！”他到底懂是不懂她那年不过是个羞涩的高中生，哪来的颜面启齿？何况女孩子本就比男孩子多了一份矜持，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神经啊？“况且，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要上厕所？撇开当时你的脸是那么的恐怖，像要吃人的样子不谈；那年我不过十七岁，我会不好意思的，你懂不懂？”她愤慨地瞥着他，气他不解风情。

“实在太可笑了，我怎么不晓得纪莎蓝也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阙尚火歪斜着一边的嘴角，要笑不笑地讽刺道：“我可不认为你曾经内向羞怯

过。”

“你……”她气得全身发抖。

“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他突然兴致缺缺地想抓住她的手腕继续走，却被气愤的她给躲过。

“不想再提？听你的口气，好象我是个胡闹的小鬼似的。”纪莎蓝对自己发誓，她的的确确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本来就是”，

双眼闪着怒意，阙尚火很忍耐地缩回手，平淡地容忍着，“我没心情和你在这儿胡扯，你不想看到我，正如同我不想看到你一样。既然你答应小舞要帮她的忙，而我也不能再待在那间破烂的屋子裏了，我们各有其目的，暂时休战好了。”

“暂时休战？”他当它是乞丐吗？说话像在施舍似的有不超人。“你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又怎么与我共事？”

阙尚火皱起浓眉，火气又上升了，“不然你想怎样？”

“不怎么样，本人不接这个 CASE 了总可以吧！”说完，她潇洒地把头一甩，便想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谁知阙尚火不放过她，一个跨步便挡在她面前，在她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之前，一把抱起她，将她扛在肩上，轻松地走上红砖道，无视于行人异样的眼光。

“放开我……”阙尚火走了约有五、六步，纪莎蓝才逐渐从错愕中恢复行动力，四肢瞬间解冻，手打兼用脚踢泄恨，“阙尚火，你再不放开我，我……我就喊救命了。”

“随便。不过……”斥手压住她不安分的双腿，阙尚火的右手慢慢地爬上她光裸、几近曝光的大腿，“你若不想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最好安分点。”纪家在建筑界的名声可不是浪得虚名，更不容许任何丑闻来破坏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阙尚火深深明白这点。

“你……你拉我裙子干什么？”虽不明白阙尚火的威胁为何，可是她就真的静止不动了，只因她已经记起自己的穿著有多么容易曝光了。

阙尚火将她的身子移下来一点，免得她的裙子越缩越高，大腿越露越多，养别人的眼不打紧，日后又给自己添个轻薄之名。

“你能不能闭上嘴巴？聒噪。”踩着矫健的步伐，他轻松地走着，那轻松的体态完全不因肩上多了个人而显得沉重。

纪莎蓝为阙尚火那双意带警告、而紧压住她双腿的粗糙大手感到不安，更为两人过分的亲近红了脸，幸而它的脸是面对它的背，不然这个没有神经的男人一定又会大肆地取笑它的。

“阙……阙尚火，”她清了清喉咙，准备和谈。

“我说闭嘴！”早该知道她不会这么听话的，如果她真这么驯良就不叫纪莎蓝了，

她气得抬手猛极他的关背，恨不得睡得他内伤，“放我下来！”他难道就不能对人温和点吗？大老粗，除了吼以外还足吼。

“纪莎蓝，你这种打法再多来个十下，我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别白费力气了。”阙尚火按捺住火气，告诉自己能忍且忍，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挫败不已的纪莎蓝等到被扛进了“雷霆居”的专用门，发现门自动关上后，才又继续死命挣扎，“放开我，再过去就足山庄的控制室了，那边的守卫少说有三十几个人，你快放开我，我答应和平共存了啦！”该死的人，逼得她如此狠狠。

“确定？”握有优势的阙尚火心情大好，反而逗起她来了。

“肯定啦？”她贫血、头晕，再加上头发随着他步伐甩动的重量，纪莎蓝觉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放……开我啦！”

“好，说话算话。”阙尚火毫不温柔地将她丢下地，纪莎蓝因他突来的动作，再加上先前积压的不适，整个人支撑不住，便软趴趴地跌坐在地上，抚着头，极力调适晕眩感。

“好了吧？”阙尚火嫌恶地问道。

他料想不到女孩子的体力会这么差，不过才一小段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便一副娇柔造作的模样，教他看了反感。

纪莎蓝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敢情他以为她在假装一握！这种有理讲不清的野蛮人，教人怎么与他和平共处——

“不要光瞪着我，你想坐多久随你，反正这裏你很熟，要是你觉得闹够了就自己进屋来，我不会再来请你的。”说罢，阙尚火居然自顾自地走进林荫深处，将她撇在鹅卵石路上，理都不想理。

纪莎蓝气极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气得杏眼圆瞪，气得脸部抽桩、全身血液逆流，头发彷彿也全都竖了起来。

明知道她跑不出这座深宅，他偏又好大方地布施着，他当它是吵着要糖吃的小孩吗？老喜欢用这种低级的口气告诫她，好象随便给她一颗糖，她就会感激的匍匐爬到他跟前，乖乖地任由他摆布。恶心的家伙！

为了斗气、更为了自尊，纪莎蓝在小路上生了整整两个小时，养精蓄锐、吸取日月精华，顺便做个森林浴。若非基于职业道德，更不愿砸了纪家的金字招牌，她早插翅飞出“雷霆居”了，哪还会走进他的房子，看他的脸色？她勉强维持心平气和的态度，在阙尚火不情不愿的陪同下，公正无私地浏览了这栋三层楼的建筑。

基本上遗栋房子因为衔接另外两栋规模相同的建筑，所以架构相当牢固，格局也毋需做任何大变动，倒是有些地方必须敲掉，以扩展视野，内部的色泽也过于沉重，需要换掉颜色以改变室内气氛，让人心情开朗些，尤其这人是阙尚火。

自从早上有了不愉快的开始之后，纪莎蓝一再告诉自己，接了他这桩生意对自己有多大的助益、可以为自己赚进多少新台币、可以多么淋漓尽致地发挥她的设计天分、挥洒她的梦想，最重要的是，设计装潢完毕后，阙尚火将会知道她有多么勇敢、不畏强权，哈哈！

“这些家具要换掉。”纪莎蓝一向不喜欢一楼客厅这套古得可以报废的家具，她很高兴它终于有作古的一天了，而且是由她亲手执行，其是大快人心田

“不行。”地下室的健身房她嫌空气不流通，要将三温暖部分敲掉，他已经很配合、勉为其难地点头了，这下讨论到一楼，她竟又得寸进尺地要丢掉他最心爱的这套家具，他怎么可能答应？

舍不得了，很好，这套家具非换不可。“阙先生，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讨论的意思是要双方相互沟通，彼此提出自己的意见，请文明点，谢谢。”她敲敲颜色已经脱落得几乎惨不忍睹的椅子，再次肯定它的决定是对的。

“文明？你要丢掉我的东西，竟然叫我文明点——”他大惊小怪地吼着。

“我是说换掉，并非丢掉，而换掉的意思呢……是以新替旧或以中物替换乙物，也就是说你有权将自己钟爱的这套宝贝捐给历史博物馆，或放进私

人的收藏里，这些本人概不干涉，够讲理了吧！”她慢条斯理地做着笔记，将刚才在浏览中决定该丢、该修理、或该换新的东西分别注明在笔记本上，以防疏失。

当关尚火看到她恨笃定地在注明一楼家具的地方，打上“x”时，他的变气又开始发作了，“我说不换就不换，你再啰唆一堆废话试试着？”

“咱们走着瞧。”她丢给他一个胜利的眼押后，随即走上二楼，继续未完的工作。

纪莎蓝一边逛，一边做笔记。嗯……二楼日前除了视听室、书房和卫浴外，便无其它，这层楼的格局对拥有一百，千坪可用坪数的房子而言，稍嫌空洞也着实浪费了点，应该可以再隔个和室，做为客房之用。

跟在她后面急躁不安的关尚火，见她绕着二楼边走边沉思，始终不说话，便悠不住地又出声喝令：“那套家具绝对不能换掉。”

太专注放在脑海中绘制二楼的新设计图，纪莎蓝并没有很清楚地听见他所说的话。

“嗯，就这么办。”敲定客房大致的模式后，她回过身想转向三楼，却不料转身太猛，一头乌黑的秀发随之高高地扬起，拍打到关尚火找不到理由发怒的脸孔。

“该死的，我说不能换就是不能换。”他借机拉住她的手，冒火地瞪着她。

“奇怪，那套家具真的那么重要吗？”她好奇地瞪大了双眸。

关尚火答不出话来。天杀的，她为什么不对他凶，那么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她对阵叫骂。可是她偏不，这个女人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工作起来完全不似平常那个凶巴巴的纪莎蓝。他不习惯，实在不习惯这样睁着无邪的双眼、微敌着红艳欲滴的红唇，像等待他临幸的女人。

大力地摇了下头，关尚火想把脑中那个荒唐的想法甩开。

见他摇头，纪莎蓝好纳闷地揪着他，“既然不重要，你干嘛婆婆妈妈直叨念个不停？”

他顶得感谢她乐在工作中的个性，让她能轻而易举地沉溺在创作的思绪里，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他顶嘴。

关尚火很想大声地告诉她，她误会了，可是她却见鬼地又转向三楼，急于继续她未完的探索，将他冷落在一旁，好象他这个人根本不留存在过似的。

他烦躁地跟在她后头爬上三楼，想找机会说明，却又苦无机会。他一向有话就说，不爽便骂，不习惯将不满放在心中，因为怒意积压久了，一旦爆发的结果，通常会让他悔恨终生，他脸上这道疤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这层楼她曾经土来过，因为小舞的房间在这里。

纪莎蓝抬起往昔模糊的印象，记得她一直不喜欢这层楼给它的压迫感，原因是骨董太多，色调太温暖，失去了原设计者约立意塑造一个温暖的家。这位前任设计师铁定没见过关尚火，他要是见过这个人，就不会用暖色系来营造家庭气氛了。火气都已经这般旺盛的男主人又何需温暖？他需要的是降温，所以冷色系最适合他了。就是冷色系了！她大约敲定了色泽后，便自在在地东瞧瞧西看看，完全将这裹当成是自己的地方般优游于其中，忽略了郁郁寡欢的男主人。

小舞的房间、关尚火的书房，再来是收藏室和它的卧室，一路看下来，她突然看见关尚火房前的心茶几土那盆五颜六色、一看就知道手艺不住的丝

袜花了。这盆花是小舞高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作，既是心血来潮又缺乏天分，自然好看不到哪儿去了。这种拙劣的作品早该去了，谁知他不但没这么做，竟然还小心翼翼地用塑料袋套着，密密实地保护着，细心得教人讶异。

这个大老粗是念旧、舍不得，还是只会收不会去？她好怀疑她笑着。

“我要看你的房间。”纪莎蓝收回怀旧的思绪，感兴趣地看着位于走廊尽头的房间。

“什么？”眼见她又把这层楼泰半的东西都画上“x”后，阙尚火沉郁多时的心情瞬间紧绷，濒临爆发边缘。

“你的反应未免太激烈了吧！”纪莎蓝微侧过头想骂他，谁知当她看到那张绷得死紧的脸的不快模样后，居然觉得很好笑。“我可没透视眼，你苦不邀我进你的房间，我这个客人岂敢擅入？”直到话已出口，她才猛然发觉自己的“用词不当”。

“我只邀我的女人进房，”阙尚火很高兴地发现懊恼终于回到她眼中了，他咬住话柄不放，蓄意火上加油。“你不可能在名单上。”

“我恨高兴我不在，”纪莎蓝恼火又倔强地迎上它的眼睛，不肯先低头认输，不过她会以牙还牙，“你又以为自己是誰，潘安吗？”

“我该死的不是，你高兴了吧！”火舌从他嘴裏喷出。

“对，我很高兴，非常的高兴，异常的高兴。”不可理喻！她暗骂。“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进去？”

全世界只有纪莎蓝有本领逼疯他。“你要看，好，我让你看个够。”他抓起它的手臂，便将她拖进它的房间里，“看啊！你不是要看吗？”

怎么也想不到他会用这种方式请她进去，这个粗鲁的王八蛋！纪莎蓝被硬拉进房间后，愤怒都来不及了，哪有心情评估？她愤然地甩开阙尚火的手，转身往外冲，哪知冲不到三步，便被阙尚火那长手一抓，就给拖了回来。

“想逃？”改搂住她的纤腰，阙尚火丝毫不肯退步。

“谁说我要逃？”她报复地回搂他，见招拆招。“我很乐意和你保持这种亲密的姿势，”哇塞！这一搂她才知道他的体格原来如此的结实、魁梧，棒得没话说。她好奇地伸出另外一只手搂着他，想测量他的腰围。

“你在干什么？”阙尚火不可思议地拉开她，这个女人性饥渴吗？

“投怀送抱啊！”她没好气地仰着头瞪他。嘿！这人满高的嘛。意外于这么一点一滴的发现，她心中的怒气竟因而冲淡了不少。不知大姊熊式的热情拥抱和他比起来谁厉害？纪莎蓝贪婪地盯着他健硕的胸膛，暗暗地打起歪主意。

“纪莎蓝，别想勾引我，你不是我欣赏的类型：永远也吸引不了我。”她眼中那种暗算的眼坤他看太多了。“我也不可能看上你。”他冷酷地推开它的手。

不可能看上她——他以为她是浪女，还是花痴？她不过想比较看看她大姊的体型和他的谁宽而已，就被他说得这么难听，这话若是传出去能听吗？

纪莎蓝阴晴不定地揪着他，他既然下了战帖，那么她就没有退缩的理由。况且，他触痛了她的心，让她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不愿再提及的悲伤。

“喔！我正是这么认为。”她不信她真的这么没有女人味，不要因多年前那桩伤她彻底的往事而否决了自己，她必须证明给自己看。

“认为什么？”他避不开她炯亮的眼眸及蒙上了阴影的脸庞。

“认为你吸引不了任何女人，当然这些女人包括我在内。”她淡淡地笑着。

“是吗？”阙尚火将她拖进怀中，狠狠地搂住她，“你以为我没人要？”

“正是。”她努力保持平静，不让心中逐渐填满的胜利感形于外。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中了你的激将法？”他推开她，显然不上当。

没想到他野蛮归野蛮，倒还不笨，纪莎蓝的斗志越烧越烈。

“我以为……”她干脆投进他怀里，死命地搂着他，“我一定勾引得了你。”只要是她想完成的事，通常不会有半途而废的意外发生。现在她惊讶地发现，她竟然很喜欢抱着他的感觉，更开始期待她所谓的“勾引”。

“你尽管试试看。”他不为所动地警告着。

“我会，我一定会。”她缓缓地勾起个诱惑的微笑保证道，双手慢慢地爬上他的后脑，急遽地拉下他倔强的头颅，没给他任何反抗的时间，便大方地送上她的红唇，堵住他欲开口的嘴，然后身子密密地“挂”在他身上，不安分地挑逗着，绝不容许他逃脱。

阙尚火极力想保持不为所动，可是他发现他办不到。他可以推开她，可是怕的手不知怎么若，却不听使唤地自动圈住她的身子：他的嘴巴不知怎地，竟然贪恋起她的唇了。不知不觉中，他已经陷入她撒出的网中，他不想，可是他无法抗拒。

阙尚火坚定而火爆地回吻她，不仅打破他的誓言，更加深两人的亲昵与缠绵。纪莎蓝没有得意的胜利感，竟然莫名其妙约有种被爱的幸福感。她不晓得自己足否神经失常，可是她却知道他们之间深而绵长的亲吻，带给她的震撼绝对是空前绝后。

从来不晓得阙尚火给人的感觉会是这么的好，她喜孜孜地沉醉在两人的感官世界里，未曾发现他的自制力已逐渐消失，脸色也渐渐变暗。

“够了没？试验完毕，你可以滚了！”勉强拉开两人的距离，他痛苦地皱着眉，不自在地坐在床上发怒。

突然被推开的纪莎蓝，尚不清楚状况，便被他的吼叫给惹得怒火中烧，顿时火冒三丈。

“要我走可以，除非你收回先前的话，承认我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这点她非常坚持，也十分在意。

“不可能。”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可能？”她步步逼近他，想故计重施，却被他识破。这回阙尚火伸出手将她挡在安全距离外，不准她接近。“你是我所见过的女人中，最厚颜无耻的一个。”欲望得不到舒解、正万分痛苦的当儿，他根本不在乎说出去的话是否伤人。

“厚颜无耻？”她放声大叫，奋力想推开他的长臂攻击他，可是比力气她偏偏就是输他一大截，这下别说是想亲近他了，就是努力地伸长手臂也摸不到他的肩膀，这场力气之争她输走了。

纪莎蓝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他，他骂她厚颜无耻，好！她要贯彻到底，将它发扬光大。

“天杀的，你在干什么？”青筋尽现于他极力压抑的脸上，阙尚火愤怒异常地见她解着上衣的钗子。

“你不是说我无耻吗？”趁他精神恍惚的空档，她大力排开他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手臂，坐上他的腿，然后当着他的面大方地褪去上衣，只留内衣和裙子在身上。“这样够无耻了吧？”

“纪、莎、蓝！”他龇牙咧嘴地出牙缝中迸出吼声，全身的热度高得吓人。

“收不收回那句话？”她勇敢得教人敬佩。

“休想！”谁都别想威胁阙家人。

布满红丝的眼珠、死硬的嘴巴、跳动的青筋，构成了一张十分狰狞的脸孔。纪莎蓝敢说，此时她若不是被他激昏了头，一定会识相地逃离他远远的，以免一个不小心被他周边的烈焰给烧得尸骨无存。可惜此时它的脑中除了想证明它的魅力外，再也管不了其它事了，所以阙尚火再怎么骇人也吓不倒她。

“好。”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他撞倒在床上，而后整个人趴在他身上，如狼似虎地攻击着他的脸，将她的吻细细碎碎地布满他的眼睛、鼻子、脸颊、颈项……一路蜿蜒而下，就是不碰他的嘴巴。

“住手。”阙尚火的声音不再宏亮，只是愤怒依然。他气自己被她吸引，不明白她那生涩的吻为何能轻易地挑动他？她的身材甚至不是最好的，可是，该死的，他要她！如果她再不知节制的话，那么她很快就会发现她所必须承担的后果是什么。

“只要你承认我吸引得了你，我就住手。”她倚在他的颈畔喘息，阴郁的眼神因他的固执而深沉。

既然他们都这么坚持己见，那么就别怪他……

阙尚火搂着她，转身将她压在身下，故意俯下身子让她看清楚他眼底明明白白的欲望，并将浓厚的鼻息吹拂在她脸上，希望她会害怕进而打退堂鼓。“我说过了，别想。”

她要证明，绝对要证明，这点对她很重要。

纪莎蓝全然不顾后果地伸出她的手臂，环住他的脖子，一心只想听他承认它的胜利，却忘记了阙尚火的力量比她大上许多，倘若他真不想她碰他，人可以用力将她甩开，他的蛮力也绝对可以轻易地办到，可是他没有，这代表他受她的吸引，只是嘴硬罢了。

她早就赢了，只因她完全沉溺在他温柔而猛烈的激情中，陶醉在两性共舞的迷人旋律里，不知不觉选择遗忘罢了。

当阙尚火褪去她身上最后一件衣服后，纪莎蓝便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她恬适地睁开眼睛，任由心情随着他轻快的节奏翩然起舞，直到天长地久……

时间从指尖滑落，激情的旋律终止于缠绵后的沉默。

纪莎蓝埋在被单里背对着阙尚火，羞窘得红了脸，无言以对。

阙尚火烦躁地坐了起来，不明白刚才那天雷勾动地火的情况怎么会发生，更懊恼他爱的对象竟然是个初试云雨的姑娘家。

妈的，都怪纪莎蓝！

“你是处女！”他就是无法心平气和，做个柔情蜜意的温柔情人。

有没有搞错？阙尚火居然一点也没有蜷后该有的温柔，而且好象在指控她咄！它的意思又具什么？难道他认为它是个人尽可夫的女孩……捂着发红的双颊，纪莎蓝猛然想起自己已经失去女孩的身分，升格为女人了。

“我在问你话：”天般的，早知道就不问她。她若不转过身来，他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被他彻底爱过的纪莎蓝，竟然脱胎换骨地变得迷人极了，凌乱的长发、怒火奔腾的双眸、微脍的红唇，甚至于她健康光滑的蜜金色肌肤，都在在地诱惑着他。